

三味夜话 ⑦

西行八千里

杨洁波

2018年10月，国网浙江电力选拔24名优秀员工，奔赴西藏那曲，开启了为期18个月的援藏帮扶。奉化作家杜亮亮就是24名援藏“光明使者”之一。2021年4月，由杜亮亮撰写的报告文学《光耀那曲——国网浙江电力援藏帮扶纪实》出版发行。这本书图文并茂，内容详实，讲述了浙江“光明使者”西行八千里，点亮那曲，点亮高原的艰难历程。

在4月18日晚的三味沙龙上，杜亮亮和奉化文友分享了他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莽莽苍苍的冰雪高原，绝壁上开凿出来的公

路，没有护栏的万丈悬崖，盘旋成8字形的山道——这极富冲击力的画面，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世界屋脊上。高原的风光雄奇壮丽，但空气干燥，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援藏人员一面帮助当地供电公司建立起规范制度，开展培训提升员工素质，一面还要克服“高海拔、高寒冷、高辐射、缺氧”的困难。在和他们当地电力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十余万藏族同胞脱离了无电的生活，让种不活一棵树的

那曲彻夜灯火通明。杜亮亮在西藏两年多，瘦了十多斤。西藏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天，雪谷起雾，霎时

米花大小的雪粒就扑面而来。雪崩，汽车打滑熄火，陷在雪里动弹不得，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早上醒来，喉咙会有血丝，鼻孔会有血痂。杜亮亮和同伴们肩扛手提过援藏物资，踩着没膝的积雪推过汽车，在山上扎营时遇到过熊。他们曾经救助过穷困的藏民，也曾在困境中得到藏民的援手，受到过藏民的热情接待。他见过朝圣者，见过藏族大学生，见过挖虫草为生的人。他把这段难得的经历当做一次自我成长。

在三味沙龙上，文友们讨论了过去西藏旅行的可选路线，也问起了藏民独特的生活习俗。一些文友也讲述了身边人与西藏的故事。他们

中，有在西藏支教三年爱上慢节奏生活的教师，有跟随公益医疗队为藏民义诊的医生，有只身前往五明佛学院研究佛学的作家，也有对雪域眷恋不舍七度进藏的驴友。西藏这块土地，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人摒弃世俗杂念，思考一些与永恒有关的问题。

这一晚窗外雨声潺潺，书店内三五文友聊得尽兴，颇有点挑灯夜谈的诗意。三味沙龙持续多年，秉承着分享、讲述、讨论的传统，希望给奉化爱好文学的朋友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的身体难以企及的地方，无论是八千里外，还是三千年前，文学都能带我们前往。

我走过的海滩别人还在走
(外一首)

原杰

一群人的声音总是高过浪涛
一群人让浪涛懂得了倾听
两个人的声音总是低于浪涛
两个人让浪涛心神不宁
一个人的声音不好说高说低
一个人让浪涛听到了跳动的心

一群人的身影杂乱无章
从中很难找出清晰的自己
两个人的身影引人注目
从中很快找到往日的自己
一个人的身影不想找也不用找
一个人注定只有一个影子

云彩飘得太慢
走走停停 似想回到悠远迷茫的童年
鸟儿飞得太快
激情阳光 恰如美好时光稍纵即逝
沙滩上遗留的那一洼洼水脚印
唯缺少前方白轮船高大明亮的倒影

看着浪打浪便忍不住想入非非

水花挤爆的爱意是大海的
白浪扭出的曲线送给沙滩
困境中的水算不算已与大海分离
海天辽阔 看着浪打浪便忍不住想入非非

低头找不着鱼虾就随意捡拾贝螺
守候在浅滩边 它每天都能聆听到来自深海的音讯
抬头追不上鸥鸟便留心汽笛声声
远方有船行驶 它正满载早年托运的阳光与星星

不管风吹动吹不动白发
水中都是些不老的身影
敢与海背对背 笑声比波涛更响亮
那年曾经因为一个人而忽视了大海

同堂相善

凌金位

金华是我的堂哥。年轻时，金华有一手绝活，双手撑地，双脚腾空，在草地上行走。他曾经跟同村的一个姑娘自由恋爱，姑娘父母嫌他家建不起新房，这门亲事就吹了。随后那姑娘闪电般地嫁给了一个“吃皇粮”的男人。从那以后，金华意志消沉，借酒消愁。他的姐妹相继出嫁，父母又先后去世。最终，金华沦为一个孤苦伶仃的鳏夫。

20年前，金华左腿骨折，因就医不及时而终身残疾。他的腋下多出一副拐杖，靠这副拐杖走四方。金华每月能拿到一笔政府给予的补助金。他还有众多的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日子还能过得去。

2005年春节，我在老家过年。一天晚上，我去凌氏宗祠看越剧，看到一半就想回家睡觉，经过金华家的老屋时，看到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缕橘黄色的灯光。我推门进去，看到金华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抽烟，想心事。我跟金华打了照面后，就在床前的一条矮凳上坐了下来。我们一边吸烟，一边谈起陈年旧事，摸螺蛳、打雪仗、滚铁环、捣鸟窝……不知不觉聊了一个钟头。离开时，我在他的枕头下面塞了一张百元钞票。

从那以后，我每次回老家之前，会想一想给金华捎点什么，比如本埠产的香烟、老酒、海鲜等等。到老家的当晚，我就带上礼物去金华家去坐坐。去得早，金华一般在灶台前埋头喝酒。去得晚，金华就孤独地躺在床上。每次探望金华，我会坐半个小时，问问他的身体状况。离开时，塞给他一点小钱。

一年夏天，我带儿子去老家。晚饭后，我拿了一罐50支装的“红双喜”香烟和两瓶油焖笋去金华家。进屋时，一股劣质白酒的气味扑面而来，中间还夹杂着一股奇怪的臭味。金华坐在脏兮兮的灶台上抽烟，下饭的是一碗咸菜冬瓜和两块腐乳。我把香烟和油焖笋递给金华。金华两眼放光，像捡到金元宝一样。我从厨柜的抽屉里找出一把螺丝刀，撬开油焖笋罐头。金华吃着鲜美的油焖笋，一个劲地夸味道真好。我踱步四周：头顶的白炽灯泡结满了灰尘油腻，楼板因

年代久远已经烟熏火燎，梁上一个燕子窠醒目又突兀，墙角密密的蛛网布满了蚊蝇甲虫的尸体。我卸下那只灰尘垢面的灯泡，用钢丝球洗洁精轻轻擦洗灯泡。俄而，旋上灯泡，再次拉亮电灯时，温暖而稠密的灯光照亮了金华的旧棉袄和满头的白发。

2015年春节，我像往年一样回到老家。当晚，我又想去看看金华。母亲说，你不用去了，几天前，他已经过世了。母亲的话让我感到意外又似乎在意料之中。我走出家门向金华的老屋踱去，里面漆黑一团，物是人非。当时正好是晚上七时，村里的广播正在播放袅袅娜娜的越剧。此刻，我回想起金华年轻时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双手撑地倒走的情形，内心感到无比苍凉。

老家还有一位堂哥，名叫金松，比我大十岁。14年前的夏天，我父亲胃癌复发。金松白天做重体力活，晚上就来看望父亲。他坐在父亲的病榻前，一边跟父亲说话，一边搓揉父亲的双脚，以缓解父亲的痛苦。折磨二十多天后，父亲撒手红尘。第二天清晨，金松披麻戴孝，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去殡仪馆，送走父亲。我三姐说，金松就像自己的哥哥一样。

2015年上半年，金松将百年老屋推倒，在原来的宅基地上造新屋。由于金松是村里的贫困户，当地政府拨款4万元作安置费，但他仍然缺钱。那年6月，金松通过我母亲向我借3万元钱。母亲打电话将金松的想法转告于我，我当即表态：借！暑假时，我带儿子去老家看望他奶奶。到达老家的当晚，我将装在信封里的现金交给了金松。

去年年底，金松家新屋上梁，我送给金松一块十字绣刺成的锦匾，上书：同堂相善。这四个字出自《世说新语·赏誉篇》，意为堂兄弟之间友善相处。在我的熏陶下，儿子也初具孝悌之心。儿子跟他的表兄弟、表兄妹都能和睦相处。去年，他外婆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日。儿子让他外婆坐着看电视，自己系上围裙，切菜、烹饪一条龙服务，端上八道佳肴。我把这件事图文并茂地发到儿子班级的家长微信群，得到了家长及班主任的点赞。



南山茶场

高大庆 摄

五月的乡村

裘七曜

五月的乡村莺飞草长
闪电如长鞭在风中飞扬
老牛，每踏一步
犁翻的泥块
是大地厚重的汉字

那里有父亲披蓑戴笠的往事

五月的乡村神采飞扬
青草如青鸟的舌头
光滑油亮
展露新脸的游人莞尔一笑
明媚的阳光下总是风吹花香

我来到五月的乡村

心绪总是翩然和浮想
多年前的我在这里弓背插秧
秧苗在柔波里
一笑轻漾
当我再次回眸时

却已远离他乡

五月的乡村是我的故乡
还是少年心中应有的模样
在安静沉默的角落里
我把思念存放在
鱼鳞似的青瓦里

咸地出甜瓜

虞燕

那片地的前身是滩涂，修建起海塘后，被迫与大海分离了。先经海水浸润、冲刷，又承风霜雨露的滋养，地成了宝地，种出来的水果味道香甜，我们叫它咸地。

外婆年年咸地种香瓜，青皮，球形或椭圆，表皮上多为纵沟纹，偶有细碎斑纹。瓜那个香甜呵，甜汁全渗进了记忆里，贪馋的心惦念经年。

种子是精心挑选的，外婆总会留意最好吃最扎实的瓜，将籽儿留下来。催芽前需晾晒，出芽像变魔法，有时候睡过一夜或两夜，幼芽就露出来了，嫩得我见犹怜，见风就要消失一样。

催芽后有苗，待苗略微壮实，可以到咸地定植了。在边上看外婆起垄，一锄头一锄头地翻土，稍大的土坷垃被一一压碎，归入松散泥土行列。外婆起的垄笔直，一排一排并列而坐，绳子拉过了般。她直起身，一手拄锄头，一手握成拳头，反手伸到背后，敲鼓似地轻捶腰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跟着抖一抖。抓起那块蓝白相间的毛巾，快速抹掉脸上的汗，外

婆把锄头置于另一边的地头，让它离我远远的，怕我贪玩去触摸。她蹲下，开始挖穴，植入瓜苗，每穴种两株，从这头慢慢移到那头，又从另一排土行起头，再慢慢移过来。秧苗齐整如一，新绿点点，黑褐色的土地活了。

每个黄昏，外婆都要去浇水，从井里或近旁的河里担水。苗已婷婷，水要一点一点浇，才洒得深。浇一次长一下，一日日蓬勃起来，翠绿放肆地漾开了来。邻近的田也像都说好了似的，要一起盎然。小孩无事，抚抚叶子，捉捉虫子，看看蜻蜓蝴蝶飞，顺便望一望农事的琐碎，听一听大人的絮叨。那会并不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心里却是舒豁而愉悦的。

而今忆及，当时的天流云流彩，落日红着脸不忍离去，小河静静流淌，风一吹就能长个，气球似的，一个劲儿地膨胀。可以吃了么？这是小孩儿最关心的事。学着大人的样，用

拇指和中指弹一弹，有时候咚咚咚，有时候嘭嘭嘭，外婆说声音“闷”一点的是熟瓜。

有的瓜原本长相俊俏，却被虫子啃了个洞，恰如美人有瑕，弃之。小孩也“势利”。外婆神秘一笑，将虫子啃过的瓜在河里洗净，而后一拳砸开，肉白瓤黄，甜汁携几粒金黄的籽儿向外叛逃，从外婆手指缝间流下。外婆说，这瓜肯定特甜。将信将疑，接过形状不规则的一小块，一口下去，被那种浓郁的甜震住，半晌才吐出两个字，好甜。

此后，又试了好几次，果真如外婆所言，被虫啃过的瓜最甜，虫比人聪明呢。

都赞外婆种的瓜好，咸地绿得最显眼的，就是外婆的瓜地。瓜叶如小蒲扇，乌压压占了一大片，微风徐徐，叶子随着风的节奏，左右摆动，像在给瓜娃娃扇风，而瓜娃娃拽紧了茎枝，在田里躺得横七竖八，无赖一样。

那么多瓜，自家是吃不完的，赠邻居，送亲戚，连阿姨舅舅的朋友，同学都能吃上外婆种的瓜。香瓜年年丰收，圆滚滚地聚在院子里，瞧着满足又喜气。个小的，破裂的、长相

不上台面的，外婆留下自己吃，其余分成几堆，篮子筐子旁边候着，这些瓜将被装起来，送往各处。

那会儿就想，都是谁呢，能吃到外婆的瓜，香甜的瓜，无论谁吃到都很幸福的啊！

我渐渐长大，上小学了，上初中了，待在外婆家的日子从多到少。有好些年，一到香瓜成熟时，外婆必大清早摘下，即刻送来。一担瓜压在她肩上，晃悠悠，步行五公里的山间小道终至我家。她着浅灰或米白斜襟短袖衫，站在院子中央，背部被汗水濡湿了一大块，脖子上还搭着那条蓝白相间的毛巾。脚边是我爱的香瓜，个个安静地待在筐里，扁担驮了背，斜靠于冬青树。外婆用毛巾抹了把脸，俯身抓起两个瓜走向我，瓜上沾有新鲜的泥巴，还有露珠划落过的痕迹，顿觉一股鲜翠之气汩汩直冒，睡眼惺忪的我倏地清醒。

而阳光，开始薄薄地笼了上来。多年以后，听班得瑞的《清晨》，被那种特有的澄澈明净打动，以至沦陷，从前的夏日清晨，弥漫着瓜香和泥巴香的夏日清晨，雾一般弥漫开来，在我眼前。她依然簇新如昨。